

过了冬至冬，一天长一弓

□肖洪江

川北农谚“过了冬至冬，一天长一弓”，意思是说冬至节气一过，每天白天要长一点，一直到夏至才结束。

冬天，农民做活路，感觉一哈儿就是一天，白天很短。但冬至一过，有农谚说“吃过冬至饭，一日长一线”，表示白天时间慢慢变长了，表述得硬是浅显易懂。

小时候每到冬天，大人们就会说：“过了冬至冬，一天长一弓。”我好奇地问父亲：“一弓有好长喔？”父亲说：“棉花匠的弹弓子那么长。”其实他也不晓得有多长。

那时在农村没有多少时间

概念，农民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没得手表、闹钟，对于时间主要是看太阳照射的长短和月亮盈亏来定。最有趣的是我们上学时，怕迟到挨罚，在路上一岩壳边，用树枝插签，看太阳的影子作记号，当阳光照到岩壳，会形成阴影，在边界上插一树签，若太阳越过，就迟到了。

节气农谚体现的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认识自然的一种能力和智慧。比如，我家养的公鸡，每天会准时打鸣，只要鸡叫三遍，天就麻麻亮了，起床后会迎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开始

一天的生活、生产和劳动。当斑鸠连续发出“咕咕”的叫声时，预示着大春生产的时候到了。当布谷鸟飞过田野，不停地发出“布谷布谷，快割快黄”的声音时，农民们就知道小麦成熟了，马上就要割麦子、栽秧子，进入农忙了。

借助大自然四季轮回的时令规律和动物、候鸟的变化，来指导农业生产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，现在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持，农业生产有了新发展，节气谚语就成了方言的一种特色保留下来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扯舵子

扯舵子有撒谎的意思。我们哥几个中张老二就以扯舵子出名。

比如我们喜欢进馆子，三朋四友胡吃海喝，龙门阵吹得天都盖不到。但是进馆子是要掏腰包的，哥几个谁也没有腰缠万贯的家资。其中最抠门的就是张老二，每次进馆子他就使出绝招——扯舵子。妙招就是：大家进馆子，哪个第一个点菜的往往就是买单者，大家刚坐好，自然喊服务员过来点菜，看着服务员来了，张老二就扯个舵子说去看看厨房有什么

好吃的菜，这样他就巧妙避开了点菜这一关，吃完饭自然不是他给钱。还有就是大家酒足饭饱，壳子也吹得差不多时，估计要结账了，张老二把时间掐算得分毫不差，扯个舵子就去卫生间了。

久而久之大家都识破他扯舵子的把戏。当要结账时就调侃他：是不是又要去解手？

这两年他找到了挣钱的门道，悄悄发了大财。原来他家有十亩茶地，得天独厚的茶地周围没有庄稼地，而且有一条小溪从茶地经过，

□王凌霄

经过专家鉴定，他家的茶园是生产有机茶的最佳环境。因此他家茶叶价格要高出市场价格3倍。所以他家尝到了生产绿色食品的甜头，他家养的猪从来不喂买的饲料，只喂玉米。

大家都估计发达了的张老二该不会再扯什么舵子吧？

有天晚上，大家接到通知，张老二邀请大家第二天到他家去吃血汤。

大家欢呼雀跃，终于可以吃到无公害的黑猪肉，再也不怕张老二扯舵子了。

耳人·耳性

□张小军

广元剑阁金仙一带，耳人、耳性是两个较为常见的方言词语。

耳人：答应之意，引申为理睬，也简称“耳”、写作“尔”。放学回家，孩子连叫了几声妈妈都没见回应，他就跑去问妈妈咋不耳人。这里的耳人是“答应”的意思。孩子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，就跑到妈妈身边妈妈前妈妈后地叫，妈妈故意不尔他。这里的尔是“理睬”的意思。

耳性：有牢记教训之意。两个人搭伙做生意，一年到头算账，一个赚了不少，另一个不赚钱甚至亏本。不赚钱的第二年就不来了，这样的人会被夸为“有耳性”。两个孩子在一起玩，一个欺

负了另一个，受欺负的眼泪都还没干，又要跑去和别人耍，这样的孩子会被大人说“没有耳性”。

这两个词，古代文献就有记载。明代语言学家李实《蜀语》记载：“不与人分辨曰不理……亦曰不尔。”当代国学大师姜亮夫《昭通方言疏证》记载：“昭人言耳食，犹俗语理睬之义，不耳食即不理睬也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八回写：“众人都道：‘再多说的，罚酒十杯！’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，说道：‘没耳性，再不许说了。’”《醒世姻缘传》第六十六回里面也写道：“小素姐的家法，只是狄希陈没有耳性，好了创口忘了疼的。”

晋城方言中的人文情怀

□王海云

方言是一个地方文化的特有因子。某些独特的方言可体现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。

在山西晋城西河底农村，人们对“死”这个字很忌讳，随便说“死”是对亡人的不敬，一般用词都十分通俗婉转。老人或亲友去世了，一般不说“死了”，而是根据人去世时的年纪、时间和场景，有好多种说法，如“老了”“走了”“不在了”“不行了”“不中了”“没人了”等。如果家中老人去世，通常会说“我爷爷昨天老了！”“他父亲没等到儿子回来就走了！”体现的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之

意。如果去世得很急或突发意外离世，通常会说“人拉到医院连话都没说一句就不中了！”“我赶回去时已经没人了！”体现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惋惜之情。

在人生病或女性怀孕、生育时，山西晋城西河底农村也有很特色的说法。生病时通常说“不得劲儿”“不好受”“难受”等。如甲问：“昨天一天就没见你，去干甚了？”乙就会说：“昨天身上有些不得劲儿，躺了一天没出门。”女性怀孕时，说“有了”“怀上了”或“身不轻”。比如谁家儿媳挺着大肚子，外人和她家人打招呼时就会说：“看着你儿媳身不轻呀，你快

当爷爷了吧！”生孩子说“倒了”。如：“他家儿媳昨天夜里倒了，生了个闺女。”

“献”在普通话里是动词。而晋城方言却把“献”活用为了名词，专指祭祀时用的供品。如：“明天是父亲去世周年，去门市部买点献吧！”

还有，征求别人意见的时候，不说“行不行”而说“中不中”。如：“最近手头太紧，借你的钱过几天还你，中不中？”“中，中。”

这种委婉、含蓄的语言表达特色，既通俗易懂，又简洁生动，在不同场合、不同时间或面对不同的人时，可随机灵活运用。

长箩绳与翘扁担

□陈世渝

长箩绳与翘扁担，比喻对方再难缠，各人也有对付的办法。

有一天，街头两个女人在吵架，吵得有点有味，吸引了不少路人看热闹。她们两个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把对方说尽。一个说：“我还不晓得你嗦，信不信，我全部给你抖出来。”另一个也不是吃素的，指到对方的鼻子说：“来嘛，豁别个，骇大的迈。你敢露头，我逗敢锤！”你有门方，她有对子，硬是长箩绳遇到翘

扁担了。

王三是厂里头的锅炉工，以前烧锅炉用煤炭，他上班一天到黑整得花二糊令灰不拢的，早逗搞烦了，嘿想换个工种。勤天，他找到厂长说明来意，并威胁说：“不给我换工种的话，锅炉烧爆了我不负责哈！”厂长一听，嘿冒火地一拍桌子大声吼道：“你不好生工作，我逗叫你下课！”吓得王三灰溜溜赶忙走了。有话好好说，你默倒你有长箩绳，别个还有翘扁担哩。

吃白鼻儿

□李正庸

在农村风俗里，有红白事。红事是打发女、生朝满月、修房建屋杀割、大小工程完工、店面堂馆开业等。白事，指老人作古等。红白事都要兴办酒席，有来往的乡邻、亲朋好友收到请柬或闻讯后，都会如期到场给礼钱。由收礼先生执笔上礼单，白事写在白纸上，红事写在红纸上，白事礼单贴在堂屋壁上，红事由家主收存，以便以后亲友发生白红事，好去还人情。

如果哪家不给礼钱去吃席，会遭人嘲笑：“吃白鼻儿。”

记得在我们老家就发生过一次吃白鼻儿的笑话。李光中辈份很高，人不算老，却被胡子兮兮的老人喊大老爷，同龄里有喊他大伯爷的。有一年，矮他两辈的侄孙去世了，发丧那天赶人亲的坐了40多桌，管账先生在白纸上写满赶礼者的名字。李光中以为礼钱交给老婆是赶了礼的，便同侄辈们坐在一起吃席，吃着吃着，好像听到

有人在打擦耳子说：“今天大老爷爷怕是吃的白鼻儿哟。”李光中一听有点不对头，悄悄跑去堂屋一看，礼单上没自己的名字。他心慌了，一趟子跑回自家屋里，问老婆：“我给你赶人亲的钱到哪儿去了？人家在说我们吃白鼻儿。”心虚的老婆这才告饶说：“是我抽来买衣裳裤儿了。”听见吵闹声跑来的乡邻们劝说道：“算啦，老辈子，既然钱已经用了，算了嘛。”李光中这才不再骂老婆。

光脑壳打扬尘

□徐宇

“福禄老弟，你前几天去办的那件事情结果咋样？”“呵呵，劳慰哥子你的关心，那事儿，莫摆了，光脑壳打扬尘。”老张摇摇头回答。

公司效益不好，到了发工资的这天，一众员工眼巴巴等着工资发放的消息，然而日落西山，也没有等到。就有员工来了这么一句：“唉，光脑壳打扬尘！”

“光脑壳打扬尘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川北大巴山里，年尾辞旧迎新，有“打扬尘”和“刮锅烟墨”的习俗。采葱竹上的枝叶，捆扎成一个毬子状的大扫把，固定在

一根长竹竿上。扫把轻轻一碰灶屋的屋顶，扬尘就会满屋飘散。此时根本无法睁眼张望，更不能光着脑壳去打扫，不然要落一脑壳的灰尘。所以农村人打扬尘，一般都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鼻孔捂着纱巾。

后来，睿智的川北大巴山人，就把“光脑壳打扬尘”这句话用于生活，只要谁说“光脑壳打扬尘”，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所办的事情根本没有指望。因为大巴山里流传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：光脑壳打扬尘——无望。